

縱觀鄭芝龍的一生，澳門始終是一個若即若離卻又無處不在的存在。他在這裏完成了個人的身份重塑，從「一官」變為「Nicolao」；他在這裏吸收了西方軍事技術，為他日後的海上霸業儲備了核心競爭力；他在這裏播下了家族紐帶的種子，通過女兒與貝洛家族的聯姻，將澳門織入鄭氏家族的命運版圖。

安東尼奧·羅德里格斯·貝洛，即鄭芝龍的女婿，並非普通澳門居民。他的父親曼努埃爾·貝洛，是澳門頗有名望的商人。據方濟各會士文度辣記載，羅德里格斯在澳門與鄭芝龍女兒蕪索拉·德·巴爾卡斯成婚，隨後應岳父之邀，攜家眷前往福建安海定居，同行的還有為數眾多的黑人僕從與士兵。

羅德里格斯夫婦抵達安海後，鄭芝龍果然履行了早前的承諾——為他們建造了一座漂亮的禱告堂，「作教堂使用」。這座設於鄭府前廳的「天主堂」，不僅成為羅德里格斯一家的信仰中心，也吸引了周邊其他基督徒前來參與彌撒。據耶穌會士記載，鄭芝龍甚至邀請了神父聶伯多前來安海，在家中款待長達兩年之久。羅德里格斯本人則始終保持着與澳門教會的聯繫，甚至在多年後重返澳門擔任船長。

這段姻親關係，對鄭氏家族而言意義深遠。它不僅象徵着鄭芝龍與澳門之間由衝突走向和解的情感轉折，更意味着鄭氏家族自此擁有了一個穩固的「澳門支點」——通過貝洛家族，鄭芝龍可以持續獲得來自澳門的物資、人員與情報支持。而當鄭芝龍後來被清朝誘捕、身陷北京獄中時，陪伴他度過最後兩年歲月

的，正是他的女婿本人。

一六六一年，鄭芝龍與其子鄭世恩、鄭世

蔭、鄭世默等一同被清朝處決。然而，羅德里格斯卻得以幸免。這是否因為清朝當局忌憚處決一位澳門葡人可能引發與澳門的外交風波，從而影響對葡政策的全局？史料未及明言，但這一細節本身，已足以折射出鄭氏家族與澳門之間盤根錯節的利益交織。

從福建南安의貧寒子弟，到東亞海洋的「海上之王」，鄭芝龍的傳奇人生，起點就在澳門。這座小小的半島，既是他面向世界的啟蒙課堂，也是他日後縱橫四海的戰略支點。理解了這段淵源，我們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何以鄭氏家族能夠在此後的數十年間，跨越族群、超越國界，在驚濤駭浪中屹立不倒。而澳門的地位優勢和戰略價值，由此可見。

在鄭氏家族與澳門的多元關係中，如果說婚姻與血緣編織了一張情感與利益的網絡，那麼軍事合作則鑄就了一把劈波斬浪的利劍。這支以非洲黑人為主力的精銳部隊，在明清史料中被稱為「烏鬼隊」，在西方文獻裏則留下「咖味哩人連隊」的記載。他們是鄭芝龍的貼身衛隊，是鄭成功圍困荷蘭人時的突擊力量，更是鄭氏海商集團屹立東亞海域數十年的武力支柱。

這支跨族裔的軍事力量從何而來？他們如何在異國他鄉建立家園？他們又為鄭氏家族的興衰書寫了怎樣的篇章？

要追溯「烏鬼隊」的起源，我們必須再次回到澳門。十七世紀上半葉的澳門，不僅是國際貿易的中轉站，也是奴隸貿易的區域中心。當時的澳門葡萄牙人家庭普遍蓄養奴僕，其中數量最多、最受珍視的，便是來自東非的「咖味哩人」。一六三五年的一份文獻記載，澳門

「有八百五十個有家室的葡萄牙人……他們平均有六個武裝奴隸。其中數量最大、最優秀的是咖味哩人。」至一六四二年，澳門已有「五千名奴隸，因此可有二千名火槍手」。

這些黑人奴隸在澳門的生活境況迥異。他們之中，有的被視為家庭一分子，接受天主教洗禮，學習葡萄牙語，甚至習得火器操作技能；有的則處境悲慘，飽受虐待。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鄭芝龍敏銳地捕捉到了招攬這批特殊人才的契機。

據耶穌會士魯日滿記載，在鄭芝龍「以重金及許諾的邀請下，他們逃離其葡萄牙人及西班牙人主人，投靠在他的旗下」。這一策略堪稱高明：這些黑人遠離故土，在東亞沒有任何本土人際關係網，無法捲入任何地方派系鬥爭，恰恰成為最值得信任的護衛人選。鄭芝龍將他們編為一個獨立的連隊，「隨時與其同行——因為他連自己的本地人都不相信——並用他們從事最艱苦與危險的工作。」

當時在福建傳教的方濟各會士文度辣，曾親眼目睹這支特殊的部隊：「一官在安海城有一連隊黑人士兵。這全是他從澳門和其他地方弄來的。這些人是基督徒，有妻子兒女。他們來探望我們。他們的連長叫馬托斯，是一個聰明、理智的黑人。」這段記述極為珍貴，它告訴我們：這些黑人並非孤身賣命，他們在異鄉建立了家庭，甚至擁有了自己的社區和領袖。

至於這支「烏鬼隊」的人數，

各文獻記載略有出入：魯日滿稱約五十人，閔明我增至五百人，門多薩則取三百餘人之數。考慮到鄭氏勢力的擴展與收縮，這些數字很可能反映的是不同時期、不同地點的動態分布。一六四四年的一份耶穌會年札記載：「從澳門逃跑的黑人超過二百人……他們有自己的連隊，是優秀的銃手。他最信任他們，用他們護身、充兵役。」無論具體數目如何，這支黑兵部隊在鄭氏軍中的特殊地位，則是所有文獻的一致共識。

鄭芝龍正是因為在澳門學習了西方語言文化，掌握了國際貿易規則，開闊了海洋思維與全球視野，構建了海外貿易的網絡，並通過家族紐帶建立了跨越族群的血脈聯結以及從澳門招募到極具戰鬥力的「烏鬼隊」，令他滿懷信心，走向更遼闊的海洋，打造了一個聲震遐邇的商業帝國，更為重要的，從客觀上為國家守住了一方海權。



▲澳門旅遊塔和橫琴一帶的景色。 新華社

童言無忌



如是我見

楊不秋

早高峰電梯裏全是人。一個外國小女孩，先是大眼睛骨碌碌轉着打量我一陣，然後用胖乎乎的小手指着我，旁若無人地大聲對她媽媽說：「I like her dress！」我笑着對她說：「Thank you！」大家都笑了。感謝童言無忌，點亮了我一

早匆忙趕着去上班的心情。

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裝》，是一段廣為人知的童言無忌。皇帝受到騙子的蠱惑，裸身上街展示那件所謂只有聰明人才能看得見的「新裝」。大臣們集體說謊，違心誇讚，只有人群中一個天真的孩童直言，戳穿了真相。身在職場多年，我常常想到這則童話。

初入職場，缺乏經驗又充滿勇氣，還門志滿滿。這些元素集合在一起，很容易讓人自負地認為自己是人群中最亮的那顆星，總要爭取各種表現機會。大家都沒意見？我有。大家都看不到問題？我看到了。揮舞着誠實的大旗，我自覺有義務像那個人群中的孩童一樣給團隊帶來新鮮的觀點。

當時光漸漸褪去職場菜鳥的稚氣，我也開始能夠理解那些不願意坦率直諫的大臣們。畢竟槍打出頭鳥，如大臣們般「順應聖意」才能讓自己更順遂，這些都是在職場明哲保身的法則。可我依然不想妥協。即便只是個湮沒在人群中的普通打工人，我也不想唯唯諾諾地看人眼色，違心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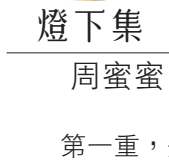
多年之後的我已經自視為一名職場老兵。相比之前，我更能體會職場的複雜，以及個人意見的局限性。我想，選擇童言無忌的天真還是謹言慎行的世故，沒有統一的標準答案，需要視情況而定。

童言無忌雖然是無愧本心的選擇，但前提是直言的對象值得如此。諫臣魏徵載譽千古，不僅因為他的率直，還因為他遇到了明君唐太宗。明君之下，才有直臣。總有些因為運氣走上領導崗位的人，他們是容易盲目自信的。讓他們親身出去「裸奔」，可能比下屬的直言更有積極的教育意義。

再有，對問題是否進行了充分且全面的評估並確信無誤。多次經歷表明，受限於經驗、見識或者知識累積，我對問題的研判可能是主觀狹隘的，未能企及領導的高度和遠見，這樣的直言也因此缺乏建設性。

這般解讀大概是有悖於安徒生先生的本意。但是一個成熟的職場人怎能只有「真」和「勇」？「無為」，看來也許是囿於局勢而噤聲戴起頭盔，但其背後何嘗不是必要的審時度勢和精打細算。

童言無忌在生活中很美妙；在職場卻不盡然。



燈下集

周蜜蜜

四、文學、教育、奮鬥——夢想的三重奏

朋友們，當我們回望這一路，會發現夢想的實現從來不是偶然的。它需要三重力量的完美合奏，缺一不可。

第一重，是文學的火種。文學是什麼？文學不是空中樓閣，不是風花雪月的點綴。文學是人類想像的翅膀，是靈魂的探照燈。在一切技術、資金、制度尚未到位之前，最先起飛的是想像。我用《星星的約定》為香港少年點燃了一簇火苗，但真正讓這火苗燎原的，是千千萬萬個讀過它、相信它，並願意為之付出行動的心靈。文學的價值，有時並不在於它提供了多少正確答案，而在於它提出了一個讓人無法忽視的問題——「你想不想試一試？」而無數少年用他們的行動回答：「我想。」

第二重，是教育的土壤。香港的航

天科普教育為這些夢想提供了生根發芽的沃土。沒有開放包容的教育環境，沒有不計回報的教師團隊，沒有社會各界對科學教育的持續投入，再絢爛的夢想也只能是曇花一現。我知道一位中學物理老師，利用每個周末義務帶領學生進行天文觀測，堅持了整整七年。這些點點滴滴，匯聚成了香港航天教育的壯闊江河。教育不是注滿一桶水，而是點燃一團火——而香港的教育者，正在用最樸素的熱情，做最了不起的點火人。

第三重，是奮鬥的翅膀。黎家盈不是天才，她只是比絕大多數人更努力。那些在訓練場上揮灑的汗水，那些在深夜研讀資料的孤寂，那些在失敗中重新站起來的堅韌——這些，才是夢想真正得以飛翔的翅膀。正如小說中的少年們，他們也曾遭遇實驗失敗、也曾被質

疑嘲諷、也曾迷茫搖搖，但他們從未放棄。因為他們相信，只要堅持不懈，總有一天，紙上的星星會變成天上的星星。奮鬥從來不是浪漫的口號，它是無數個想放棄卻選擇繼續的瞬間累積起來的長城。

五、想像被現實超越——文學最大的榮耀

作為一個作家，我曾經認為，文學的最高成就是創造出令人信服的虛構世界，讓讀者在其中沉醉、共鳴、流淚。但此刻，我發現，當現實超越了文學，當真實人物的腳步踏上了虛構人物曾經遙望的星辰，那才是文學最大的榮耀。小說裏的「天外天」小組發現的星星，是命名意義上的精神象徵，是一個紙上的坐標。而現實中，黎家盈已經路上的太空之旅，是物理意義上的真實抵達——她的身體承受真實的失重，她的

眼睛看見真實的地球弧線，她的心跳回應真實的宇宙寂靜。從命名到抵達，從象徵到真實，這個跨越，凝聚了幾代人的努力，也凝聚了無數寫作者、教育者和奮鬥者共同的汗水。

我不禁想：如果金珊珊知道，許多年後，真的有一位香港女孩飛向了太空，她會說什麼？我想，她一定會揚起那張年輕而倔強的臉，笑着說：「看吧，我就知道，星星從來不只是星星。它們是約定，是信念，是我們對未來的承諾。」那種跨越時空的呼應，讓我作為作者感到一種深沉的幸福——原來文字真的可以穿越歲月，在現實裏開花結果。

六、致每一個仰望星空的你

最後，我想對所有年輕人這樣說：你們生在了了一個偉大的時代。這個時代，航天不再是超級大國的專利，不

再是遙不可及的夢幻。你們有書可讀、有師可從、有夢可追。你們手中握着的，不僅是筆和計算器，更是通往星辰大海的船票。

願你們像小王子一樣，保持純真與勇敢，敢於踏上未知的旅程，敢於在孤獨中守護所愛。

願你們像「天外天」小組一樣，團結協作，好學進取，用知識和行動回應宇宙的召喚。不要怕問題太複雜，不要怕起點太低，每一個偉大的旅程都始於第一步。

願你們像黎家盈一樣，用汗水澆灌夢想，用堅持兌現約定。

文學可以點燃夢想，但只有你們，能夠親手將夢想送入太空。從紙上的星星，到天上的星星——這中間，只隔着一個詞：相信。

因為我們和星星之間，從來不是距離的問題，而是勇氣的問題。而那紙上的約定，如今已在天上閃閃發光，等待着下一個仰望它的少年，隨時出發。

從紙上的星星，到天上的星星(下)